

坡巷村武圣庙前大榕树下的老人和孩子。



站在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楼下，面是海口龙湖天街。距离之近，热闹之极，这座超大商场的人气伴随冷气，扑面而来。

周围高楼林立，街道车水马龙。然而，十年之前，这里仍是田园瓦舍，村巷交错，曾有小河流水，一片村庄景象。

如今，看着眼前的高楼，坡巷社区纪律委员、监督委员会主任梁昌业说，严格意义上，坡巷村和坡博村已经不存在了。

自从2007年开展“村改居”工作之后，紧紧相连的坡巷村和坡博村，分别变成坡巷社区和坡博东、坡博西、坡博南社区，脱离城西镇管辖，隶属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办事处。从那时起，这两座古老的村庄逐渐融入城市，经过多轮改造，彻底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

可是，在某些时刻，这里的人们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习惯，就像坡巷村武圣庙的烛光，照亮被遗忘的角落。

有人说，村庄的蜕变驱动城市的新生。它们为城市提供土地和人口，任其改变自己的模样，为城市的进程服务。如同坡博村与坡巷村的前身——“二水村”，到了最后，连名字都不曾留下。

然而，就在海口龙湖天街开业一年之后，2025年12月，坡博村关圣庙重建落成。最古朴的庙宇，毗邻最现代的商业综合体，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当下，这缕香火与这场人气，是最后的坡博村与坡巷村，讲述最开放的时代里，最传统的故事。

□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

最后的坡博村与坡巷村

古村蝶变里的乡愁与新生



坡博村牌坊。



坡巷村牌坊。

1 从开始到开始

坡博村关圣庙重建落成那天，姚德文的老爸茶店热闹非凡。茶店就在关圣庙的旁边，放眼望去，人潮从庙前的空地开始蔓延，一直涌动到街上，整条街被堵得水泄不通。

坡博与坡巷的乡亲们都很信关公。坡巷村武圣庙的守庙人林照明认为，关公忠勇仁义，为后世树立道德楷模。坡博村关圣庙的守庙人施锦荣则认为，关公武艺高强，古时初来乍到的人们，须得武艺傍身。

林照明从小就听说，大约600年前，明永乐年间，祖辈从福建一带迁至海南岛，“府城住不下，只好住在城郊。”和今天一样，随着人口增加，城区不断扩大。坡巷村的先人们精挑细选，选中府城西郊，一处有两条小河流经的区域，名为“二水村”。“过去一看，那里早有人烟。”

翻开坡博唐氏族谱，看见祖辈的来时路——“吾祖于南宋淳祐年间从河南省汴梁（开封）宦琼，卜居西善，二水村（今海口市坡博村）。”寥寥数字，渺渺人生。

700多年前，宋王朝风雨飘摇，一支唐姓家族随南宋政权南渡，告别故乡，一路南下，历经坎坷，直至琼州府城。从此，他们再未北归，在异乡开始新的生活。

岁月更迭，“二水村”陆续涌入天南地北的异乡客，逐渐形成包括坡博、坡巷、仁里在内的“二水三村”。

此后700多年间，这里的模样没有大的变化。作为主体的“二水双坡”，始终以农业生产为主。

“花生芝麻不少，蔬菜水稻很多。”92岁的梁振洲，写得一手好字。成长在动荡的旧社会，梁振洲却有条件接受教育，“全靠坡巷村的水稻。”

那时，学费是几担稻谷，在别的村子算是“天价”，在坡巷村和坡博村，很多家庭都出得起。

一条小河流向龙昆沟，另一条小河流向红城湖，两河沿岸，是一望无际的良田。直到梁振洲于1984年至1994年担任坡巷村一队队长时，村里还有数百亩水田，“就在今天海口龙湖天街的位置。”

那时，梁振洲一家住在村里的自建楼房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条小河只剩下一条。很快，另一条也不见了，曾经的河道多出很多房屋。



都市里的村庄

开栏语

不知过了多少年，田地越来越少，楼房越来越多。直到有一天，梁振洲和家人得知，以后不能叫“坡巷村”和“坡博村”，“改称‘社区’了。”

猛然间，梁振洲发觉，当年同批的生产队长之中，只剩他一人还在世。坡博村与坡巷村在历经多轮改造之后，彻底变了模样，梁振洲也搬进了楼房。

人生走过九十载，他又与坡巷村和坡博村一起，迎来新的开始。

2 两种身份的人

20年前，正读初一的姚德文，随家人从儋州迁居海口坡博村。住了一段时间，她觉得，这里与想象中的海口有很大区别。

“黑暗的小巷，没有路灯，遍地积水。”大学毕业之后，姚德文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2025年年底，她所经营的老爸茶店在坡博村关圣庙旁开业时，她已经认不得这里的路。

82岁的守庙人施锦荣，每天都和朋友们来到关圣庙。闲暇时，姚德文会向他们请教。

她记得庙前有一条破旧的小路。施锦荣说：“已经扩建成大路。”还有两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，“建了商业区。”那两棵很有年头的枇杷树呢？施锦荣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太老了，自然枯死了。”

这是属于“村民”的集体记忆。如今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，这个身份在沉睡，直到节庆时被唤起。大家以“村民”的身份聚在庙前、台下，香火缭绕之中，看着琼剧。

演出的剧目似乎总是《刁蛮公主》和《狗咬金钗》，大家总也看不厌。就像回到过去，孩子们嬉戏打闹，大人们聊天说地，在这一晚，时光仿佛倒流。

只是，当第二天到来时，大家的身份又变回“市民”。步履匆匆，打卡上班，或是打开店门。

身份变化的背后，是生活的变化。目前，整个坡博区域大约有3万多位居民，分为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。经过多轮改造，自建房消失了，现代化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取而代之。

“城区扩大了，有了新的商圈，也有新的机遇。”44岁的唐文生是坡博人，曾经在海口金盘附近经营娱乐中心，2024年5月，他把生意迁回坡博。

唐文生把自己的选择归为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。“海口龙湖天街的开业是天时，改造之后的坡博与坡巷是地利，乡亲们是人和。”和唐文生一样，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其中30%的劳动适龄人口，选择就近务工或创业。

同样的选择也发生在坡巷社区。“目前，坡巷社区共有1万余位居民，其中70%左右的居民就近务工或创业。”梁昌业把自己也算在内。

退伍之后，梁昌业做过汽车销售，开过农业公司，最终在2023年回到坡巷社区，进入居委会工作。与曾经的村庄形态相比，如今一切都变了。

梁昌业所住的安置小区，原先是一条脏乱差的十字路口；曾经只能务农的乡亲们，如今从事着五花八门的工作；日常的生活，也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闲暇时，梁昌业喜欢与爷爷梁振洲聊天，这是两位基层工作者跨越时代的交流。

在梁振洲担任生产队队长的时代，坡巷村只有400多位村民，他们是梁振洲的主要服务对象。到了现在，梁昌业服务对象变成了市民群体。

就业、创业，门前三包、物业纠纷……与海口城区的大部分社区工作者一样，坡巷社区和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的工作有着类似的特点。

不同的是，每到年底，还有另一项工作——分红。它也会唤醒社区居民之中，那个曾经的“村民”身份。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然存在于坡巷社区和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，管理着原先的村集体用地，主要用于土地出租。虽然分红有限，但是每一个小红包，都是一份乡情的维系。

1926年，海口设市，百年时间，城市的发展覆盖无数村庄，形成如今的城区。

如同海口城区的变化，乡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空间，为城市的运转供应资源，无论是否被城市所覆盖，乡村总以其漫长岁月的积淀，为城市赋予文化和底蕴。

这是城市的发展变化，也是村庄的发展变化。在当下，经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、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历史节点之后，这样的变化更为深刻。

村庄的变化，源于其中每个人的变化。今日起，南国都市报推出《都市里的村庄》系列报道，让我们把目光投到这座城市的最细微处，在都市里的村庄，探索最为基础、基层的时代变化，透视海南发展的真实样本。



坡博村关圣庙。



坡巷村武圣庙前的大榕树。



市民在坡博情老家茶店喝茶。



龙湖天街商场外部商业区。(图片均为记者 黄东光 摄)

3 城市的一分子

上午九点，办公桌前，王燕娜要为自己的客户挑选最合适家政人员。

客户大多集中在坡巷社区和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，保洁、保姆和月嫂是需求量最大的岗位。在这一点上，王燕娜觉得“与其他社区相比，没什么不同。”可是看一看所处的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楼，回忆告诉她：“与以前相比，有很大不同。”

王燕娜的办公室在一楼，从窗子望出去，能看到一棵大榕树——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。树下孩子在嬉戏，老人们在喝咖啡，穿着围裙的陈骏，忙前忙后。

陈骏在服务中心的一楼经营咖啡厅。这栋小楼的里面有社区食堂、长者之家，以及众多办公室；背面是坡巷村武圣庙；前面是热闹的海口龙湖天街。小楼聚满了坡巷社区居民，几乎等同于曾经的坡巷村“村口”。

它承载着实际的功能，也寄托着乡亲们的希望。

2024年前后，经历多轮改造，坡巷社区和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的众多新建小区拔地而起，当年10月，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即将正式启用。没想到，那年9月6日，超强台风“摩羯”登陆海南岛，进入海口范围后，中心路径直接穿过坡巷社区。

当“摩羯”远去，王燕娜和陈骏，以及众多乡亲赶到服务中心，只见满街倒伏的行道树，破碎的门窗，以及无数张心碎的脸。

以服务中心小楼为代表的坡巷雅苑小区，以及海口龙湖天街，是如今坡巷社区的主体范围。一定程度上，这里就是原坡巷村的乡亲们，最后的家园。

王燕娜是曾经的坡巷村住户，陈骏则是土生土长的坡巷村孩子，乡亲们通过社交平台组织人力，上街打扫时，却看见许多陌生的面孔——他们是坡巷社区的新住户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。

陈骏认识了许多新邻居，有白领、创业者和技术工人。他习惯称自己“住在坡巷村”，新邻居们更习惯介绍自己住在哪条路，理所当然地认为“彼此都是城市的一分子。”

服务中心启用之后，为陈骏提供创业机会，他的咖啡厅开张了。王燕娜也在其中拥有一间办公室，从事家政工作。

她不再需要挽着裤脚走过积水的村道，也不再需要骑着电动自行车赶赴海甸岛上班。她生活在真正的城区。

有时，工作间隙，王燕娜会望向窗外的大榕树，以及榕树旁的武圣庙。视野之中，岁月尘封，这里是坡巷村最后的记忆。

4 对质朴的包容

十年前，坡博村与坡巷村开展最终的改造时，反对的声音几乎与支持的声音一样多。

唐文生记得，“不相信”与“不愿意”，是两种主要的反对立场。“不相信坡博村与坡巷村能够改造成功，这里的范围太大，问题太多。除了脏乱差，大家已经住得习惯，不愿意改造。”唐文生把这两种反对立场总结为“确定性”和“不确定性”——现有的居住条件虽然差，但是生活是确定的，未来的改造会是什么样，那是未来的事，并不确定。

如今住在就地安置的崭新小区，看着得到保护和重建的坡博村关圣庙和坡巷村武圣庙，以及更多的宗祠，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便利，梁振洲的总结，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——“以前有以前的好，现在有现在的好。”

两个“好”字之间的连接，是坡博与坡巷的过往得到保留，那些属于故土的质朴，得到包容。

200多年的大榕树，还在为孩子和老人们遮风挡雨；关圣庙和武圣庙，还在为乡亲们提供精神寄托；逢年过节组织的活动，能让大家重温往日时光；依然存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，以制度的方式保障乡亲们的切身利益，进而保护大家对于乡情的维系。

因此，无论硬件如何变化，身份如何多元，生活如何递进，当这份质朴得到包容，属于乡土的内核，总能保存。

700多年后，当初从河南启程的唐氏家族，后人已经改说海南话。可是对于乡情的守望，还在大家心中。

因此，2014年，当坡博南社区居委会正式成立时，正在海口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唐人川，选择加入其中。他想为当时问题重重的社区环境，尽一份力。

同样这么想的，还有退伍归来的唐少露。那时的坡博东、西、南社区几乎囊括一般城中村所出现的种种问题：污水横流、垃圾遍地、道路不畅……社区工作者收入不高，任务很重，唐少露和唐人川依然觉得，这里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，“总得把家打理干净。”

现在，坡博和坡巷彻底变了模样。这里能买到从东南亚免关税进口的水果，也有面向岛民的免税店，一条轻轨贯穿海口，一道绵延的彩绘墙，展现崭新城区的活力。

梁振洲渐渐习惯了在楼房的生活。每到节庆之前，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请教，梁振洲翻着那本卷边的万年历，告诉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。

姚德文又成了坡博的居民，住了一段时间，她觉得，这里就是海口该有的样子。

陈骏的咖啡卖给上班族，也卖给乡亲们。坐在有200多年树龄的榕树下喝咖啡，时光不会倒流，只在某个瞬间，想到某段过往。

那些过往，就是最后的坡博村与坡巷村。